

文史資料

第二輯
版



政协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委员会 主编

前 言

我们老早就想征集我县文史资料，使它不至于随时光之流逝而消没。只是由于一无人力、二无经费、三无房舍，所以迟至今天才有这第一辑文史资料出版。

我们永远都会记取：有这第一辑文史资料是县委和政府的关怀、指导，是政协正付主席亲抓、督促，县财政部门的全力支持，广大文史业余作者尽力帮助才得与读者见面的。

虽然我县地处边陲，然而文史资料却多有可能。远在明末即有巾幗英雄秦良玉和名噪当世的白杆兵，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过境，我县农民当时曾有不少人参加了他领导的起义军。抗日战争期间，有轰动一时的九年不食的杨妹，在现代革命史上，也曾来过贺龙将军。东渡日本留学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同盟会的党的知心朋友熊福田先生！党的地下工作者与残暴的敌人进行过多次的战争，即便是敌人的正规军，在游击健儿的袭击下，也一夜数惊，更不用说团防、乡丁。这些，远不只这些，不应让它沉沦，不容让它沉沦！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竭诚希望对我县文史握有资料的同志多多来稿——那管是一鳞半爪——共同抢救我县的文史，一经使用，我们将要略致稿酬，虽然是些微的。

由于我们知识水平不高，文史素养很差，特别对史实了解甚少，错误、漏落、史实有谬，在所难免，望见到这资料的同志指出、欢迎对此辑的史实更正，补充，使文史资料工作起到为四化建设应起的作用。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文史资料编辑组

1984年9月10日

目 录

一、贺龙将军挥戈进，猫圈坡上驻红军 党史办供稿 向伟航整理 1—3

二、三树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领导下的武装斗争

采访者 余大河 秦卓莹
整理者 余大河 黎旭阳 4—13

三、陈兰亭经历片断 王学臣…………… 14—18

四、熊福田先生事略 崔学文 向伟航… 19—27

五、爱国者 熊福田先生及其遗诗 陈楷珍 28—32

六、巾帼英雄秦良玉 马培汶…………… 33—40

七、石柱金音石砚台 秦卓莹 向 超… 41—43

八、高尚的医德高明的医术 曾毅…………… 44—46

记土家族著名中医眼科医师 谭道文

九、冯腾蛟在石柱当县长时的二三事 黎永万 47—50

十、石柱神兵片段 余大河…………… 51—62

十一、清代中医张亦仙 陶晋安…………… 63—65

十二、石柱伪区长余德瑜 罗洪宾…………… 66—72

十三、桥头坝史略 罗洪宾…………… 73—75

十四、炮、锣、钟、表

石柱报时的变迁 陈世鸿 76—77

十五、土家族午蹈 盛本孝…………… 78—79

十六、城乡互助的纽带，工农联盟的桥梁

何国庸…………… 80—82

贺龙将军挥戈进 猫圈坡上驻红军

党史办供稿

向伟航整理

“爬山豆，藤藤长，爬岩爬坎找爹娘，要找爹娘不怕苦，爬山涉水上井岗……”

石柱人民唱这首歌从三十年代唱到解放军到来，今天仍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说起这首歌，就想起了贺龙将军当年率兵来石柱的往事。

记得是1933年十月十九日（农历九月初一），贺龙将军率领红军从湖北利川县的毛坝出发到黄泥塘，汪家营一带打游击。十一月三日（农历九月十六日），红军与装备精良的四川军阀王丛德部激战，勇敢善战的红军，一举击溃敌军，缴获敌军两班人的枪枝，并在梨子园处决了伪三防所属的三个队长。

十一月七日（农历九月二十日）红军从湖北利川的乐福店进入我县的罐头场（今临溪），进而至王家坝、黄水坝、冷水溪、菜子坝等地，然后返回利川县境。

红军在经过的地区，大力宣传党的政策，提出“穷人不还富人钱，佃户不交地主租”和“打倒土豪劣绅”等号召。由于红军英勇善战，致使石柱境内之敌闻风逃窜。加之红军纪律严明，实行“打富济穷”政策，深受群众拥护，当时石柱就有不少群众参加了红军。

红军打下黔江后，于一九四三年元月三日（农历冬月十八日），贺龙同志在利川毛坝的青岩甲背命令红三军军部及红九师全体指战员于子夜出发攻打李子场，当即活捉伪区长李治安。接着兵分四路向利川城进军，击毙守敌新三旅的冯副团长。为了查找可靠的根据地，在打下利川县城后，当时即由利川北门出城，兵分两路，一路到万县边境的杨柳坝等地打游击，一路由贺龙将军率领，元月八日（农历冬月二十三日）由利川县的鱼泉口入川进入我县的双河场，黄水坝，九日在悦来的古城坝住一宿，十日抵达石柱县城附近的灯盏乡所属的猫圈坡轿子顶一带，学习、休整。猫圈坡有个名叫陈英爵的贫农老大娘，深受红军帮助穷苦人民的事迹感动，愿将自己的三儿子马旬兹拜寄红军的冯排长。冯给陈英爵老大娘解释：“这可不行，红军有规定……”、不管怎样解说，陈老大娘总是不依，硬要将马旬兹拜寄给冯排长。冯见此情况，即向领导请示，领导上也难倒了。盛情确实难却，领导笑了笑说：“好！好！破倒收一个，后不收二个。”冯排长将领导准许的消息告诉了陈老大娘。她热泪盈眶地叫马旬兹叩头（下跪）拜礼，按石柱风俗，冯排长接受拜寄后，得给干儿子马旬兹起个名字，这倒把难住了。冯排长搔着头皮想一会，想不出来。旁边的文书插话说：“寒冬将要过去，明媚的春天将要到来，人民的江山将永世长存，就给他取名冯长春好吗？”当时在场的几个战士都异口同声的说，“这个名字取得好！”从此陈大娘的三儿子马旬兹就名叫长春了。

当时石柱城内守敌李宗煌部往万县堵口子去了，为了争取休整时间，避免惊动敌人，所以红军未进石柱城，从而赢得了七天的休整。同年元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农历腊月初三

到初六)，红军由猫圈坡动身，临行时，群众依依难舍，陈老大娘更是泪流满面。红旗迎着北风经城郊到老蚕溪、卷店、寒婆婆垭口，分水岭、太平槽、菜子坝，离开石柱境，进入利川。在川鄂边境迂回时，红军一路宣传，在我县播下了革命种子，发展壮大了游击队，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红军每向异地转移，都要给住家的缸装满水，烧了住户的柴给柴火费，损失东西照价赔偿，具体体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红军在猫圈坡休整时，由于水不够吃自掘一井，红军走后！当地群众饮此井水而思掘井人，在其井旁立“红军井”丰碑以志纪念，今已列为文物保护区之一。

从贺龙将军来我县闹革命到现在，已过半个世纪了！他在艰难中为人民奋斗、他又在艰难中丧失了自己，我们今天过着幸福日子的人，该如何对待革命先辈？！

按：《三树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领导下的武装斗争》是一份篇幅虽小，份量不轻的资料，原因就在于它的时间较早，纵观我县党的历史，凡够纳入这一时期的、确实稀罕。因此，面对如此重要史实，尽管有些零碎或欠准处，也应需引起重视，追根求源，力求搞清，特印发此资料，望各级领导利知情者，进一步征集提供，不断补正完善。

三树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领导下 的武装斗争

三树（原湖海乡）是石柱地下党组织活动最早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早在一九二五年冬或一九二六年春就有党员在活动，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三树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英勇奋斗，为革命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展开群众工作，建立党的组织

在三树，从事革命活动最早的是张承彦同志，他是三树甘树坝人，生于丁未年（一九〇七）冬月，他的父张国堂是个私塾教师。他从小随父读书，一直读到十八岁，就参加革命工作了。由于他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进步很快，掌握的知识不少。他的二姐夫是毗邻乡丰都大月坝的廖子良同志。廖是丰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又是丰都南区党的负责人，在当地颇有声望，对当时那一带的青年有一定的影响，对张承彦的影响就更大。后来，张承彦又经过廖子良的介绍，认识了丰都县委的朱方准（即朱挹清，现在西师政教系）。在朱的教育下，张更坚定了革命立场，坚持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在全国进行了大屠杀，不少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惨遭杀害，不少的党组织遭到破

坏，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总结失败的教训，党提出走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全国许多地方发动和领导了武装暴动，川东各地也在准备武装斗争。一九二七年秋，张承彦在长坡乡（当时属石柱管辖）双凤庙，马家坝牛槽召开了第一次群众大会，会议由张承彦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李干之、杨少康、杨少立、谭宗禄、钟善、郎裕良、郎裕龙、郎裕春、徐太文、熊占希、熊隆飞（女）、周登良、周登禄（后成托派叛变革命），许仲义、马天德、马乾德、陈国顺、张家墀、马俸云、周万荣、马义、项子晋（后来叛变革命，成了石柱清共委员）等数十人。多数是一些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有一些农民骨干。他们不满现实，追求真理，有饱满的革命热情。会议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烂军阀，打倒烂团保，打倒土豪劣绅，开仓济贫，分田分地，反对苛捐杂税”。会议开得很好，有声有色，把一些群众中的骨干，用农民协会的形式组织起来了，把当地的革命活动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以后，通过这些骨干，采取串连的方法，分头去发动群众，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教育，有时又召开大会进行革命宣传。在三树召开一次会议，就要杀一头猪来给大家吃。他们除了向群众讲革命道理，进行宣传教育外，还教群众唱革命歌曲，张承彦的胞兄张承爵现还记得一首：

“日出东升喜眉梢，庄稼老汉起来了，出门去忙不开交”。

一年累得不得了，找些银钱享不到，遭强盗抢起去了，庄稼老怎么开交。

洋人就是大强盗，军阀就是第二号，土豪劣绅真残暴。

这些东西不打倒，你的子女不伸腰，这些东西打倒了，

你的子女得伸腰，庄稼老呀，快乐逍遥”。

他们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二八年就建立了三树支部，由张承彦负责，到了一九二九年，就发展为三个支部，即三树支部，由张承彦负责，官庄支部（双凤庙），由杨少康负责，余塄子支部、由杨少立负责。三个支部的总负责人有张承彦、李干之、熊占希很可能建立有特支。

二、建立武装组织，打击反动势力

以张承彦为首的一些革命者，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组织，他们利用合法的或暴力的形式，巧妙地夺取了反动派的枪支，迅速地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成了当地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一九二八年春，军阀陈兰亭来石柱募兵，条件是：招一个连，发一班人的枪（十五支）。张承彦令谭宗禄公开应募，保证招一个连的兵去参加陈兰亭部队，陈兰亭信以为真，慷慨地给谭宗禄发了十五支步枪，要他召兵，这就使地下组织轻易的得到了这批武器，为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

一九二八年秋，石柱各乡派团丁到石柱县城去庆祝“双十节”。张承彦认为这是一个夺枪的好机会，因为，趁大家看热闹的时候，好混水摸鱼，而又不暴露自己，于是派谭宗禄、钟善、郎裕良三人去石柱夺枪，要求每人夺五支枪回去。谭宗禄、钟善、郎裕良三人，是武工队有名的队长，他们各带着自己的助手进城。当时石柱人山人海，热闹异常，入夜，灯火辉煌，一派节日景象，三人分头采取了行动，在

混乱中共夺了十二支步枪，其中谭宗禄夺了六支，钟善、郎裕良夺了三支。

一九二八年秋，丰都县委发动和领导了丰都南岸崇德乡农民武装暴动。三树、长坡、坝洲坝一带的农民协会会员，参加崇德乡农民起义的不少。三树的武装组织，当时虽未公开打出暴动的旗号，但实际上成了起义军的一部分；崇德乡农民起义失败的前夕，丰都县委决定外地人撤出，取道湖海到高镇。三树的党组织和武工队掩护了他们转移，使外地的同志安全地撤走了。

一九二八年冬，三树总团王昆山，派三树张国绍两块银元的款，张无钱交，就被王昆山派人用铁链套着，拴在街上的柱子上示众。张承彦看到后，实在不忍，就去王昆山面前替张国绍说情，要求缓一场交款。王昆山骄横地说：“你的面子大些？”张承彦一怒之下，拿起斧头，就砍断了铁链，放走了张国绍。王气急败坏，便指使其狗腿子打了张承彦一顿。到了第二场，张承彦带着一些群众，回击了王昆山的兵丁。王昆山觉得大伤体面，但又把张承彦无法，王于是向石柱县府控告张承彦，两人就到县里打官司。当时，石柱有个叫刘斌的同志（不知何处人），通过种种关系，帮助张承彦打赢了官司，还革除了王昆山的总团职务。三树的总团由张承彦接任，当地的群众为张承彦当总团，放了鞭炮，使王昆山的威信扫地。

王昆山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阴谋对张承彦下毒手，一九三〇年正月十四日，张承彦骑着马到把友刘俸廷家拜年，十五日回家，同地主黄二少爷黄海清同行、途径小昌坝与后坪丛林地带的冒水孔，黄海清忽然向王昆山的父亲喊话：“

××，买牛去不去（暗号）？这时，事先埋伏在这里的歹徒，立即用火枪将张击毙，当时张年仅二十二岁。

张承彦被刺身死、党员和群众无不义愤填胸，有人提出马上派人把黄海清杀死。张承彦的堂兄张承煜怕误杀了好人，就献计说：“不能乱杀，你们借此去黄家买棺材，如果他向往日一样接见你们，就证明他心中无鬼，如果他回避你们，就证明他是敌探，马上将他处死。李干之、谭宗禄、钟善等果然照张承煜的意见去办，带了一些精干的战士，去黄家买棺材，黄海清家果然不接见，家人都说他不在家，黄却悄悄从后门溜走，被预先埋伏在门外的战士，连放三枪，将他打倒在地，又砍了几刀，以为杀死了，但是黄海清后来复活了，只不过成了终身残废而已。

王昆山杀了张承彦，扩大了团防势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党组织决定除掉他，为张承彦报仇，十分注意王的行踪。过了一些时候，一天，有同志探得他要到坝洲坝去，李干之、谭宗禄、钟善等，带着武工队战士于途中三个地方埋伏好，等待王昆山的到来。当王昆山坐着轿子，带着兵丁五六十人，大摇大摆地向坝洲坝走去，刚刚到三树北极山了山桥时，埋伏在那里的钟善、郎裕龙、周登琅、张承衢、徐志文、张家墀等七人，忽然杀出，将王昆山击毙。团丁一听到枪声，不知底细，大都折回跑了。王昆山这个罪恶累累的恶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王昆山有个二哥，绰号王疤二，也是一个歹徒，好打条（出诡主意）生事，又恶又狠，群众极为痛恨。为了防止他复仇，党也决定除掉他，一天乘他赶三星场，从关张沟过路，被钟善等杀死。

三、参加二路红军，建立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〇年春，涪陵罗云成立的四川第二路红军，在进入丰石边区的同时，以李干之，杨少康，熊占希等同志所建立和领导的武装组织，也参加了红军，并在三树、长坡、坝洲坝一带活动，扩大武装组织。同时在三树的马家坝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只是由于马家坝周围反动势力强大，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没有公开打出来。当时在三树周围一带，如石柱江池的郎子贤，长坡的张叔尧，三星的牟成久，郎裕焮，大柏的周子贤和丰都大月坝的郎瑞丰，观音寺的冉竹堂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实力派。李干之，杨少康，熊占希等组织领导的红军队伍，在这一带活动也极为困难。他们除留少数人在原地坚持斗争外，李干之，杨少康，熊占希，周登琅，周登康等人带着红军到丰都太平坝一带活动。他们先后缴了下路区队长秦介凡十多支步枪，江池郎子贤的几支步枪，马武刘雨时的一支步枪，到磨刀洞先后三次攻打当地总团谢绍安，缴获枪支四十余支，后到太平又缴了都督村李永焕的步枪多支，使红军队伍扩大到四、五百人，拥有长短枪枝百余支，由李干之任指挥，杨少康、谭宗禄，郎裕良作队长，周登禄作参谋，在太平，坝州坝等地打土豪，积极准备建立苏维埃政府。

旧历五月十二日，王岳林，梁戈，赵启明率领二路红军主力到了火烧岩，李干之，杨少康，熊占希，郎裕良，周登琅，谭宗禄等在太平一带活动极为频繁，准备迎接主力红军。这时，都督村李永焕，彭水联英教头目王子林配合郎瑞丰，张叔尧等向太平一带追剿。李干之带领的红军当时正在太平

坝，王团来时，他们正在做早操，武器还在营房里，队长钟善急中生智，高声喊：“冲过去”，虚张声势，装出进攻的架式，欺骗敌人。敌人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严阵以待，固守阵地，红军乘机回到营房，拿好武器，猛地杀出来。此时敌人已在蜂桶岩占据山头，控制制高点，妄图锁住红旗的去路，包围歼灭红军。钟善派少数人坚守阵地，抵抗敌人，自率大部份红军，迂回敌后，夺取了制高点、高喊：“冲呀！捉活的”。此时，杀声，吼声震荡山谷，经过激烈的战斗，打得敌人到处窜逃，伤亡不少。红军缴获步枪二十余支。

五月十八日，王岳林，梁戈，赵启明，陈劲率领二路红军主力，到了太平坝，与李干之带领的红军会合。十九日，在太平坝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群众民主选举了吴吉山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唐海云，杨长春为付主席，何海云，杨万禄，杨盛连，杨忠国，王万芝，杨秀莲等为委员。还成立了农民赤卫队，由秦笃恒任大队长，杨忠国，陈杰民，谢国宾，王昌才为中队长。李祥英为妇女中队长，此外还成立了农协和妇联，熊隆飞为妇联主席，在成立大会上，梁戈，赵启明，陈劲，周晓东等都讲了话，晚上还演出文娱节目，热烈庆祝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苏维埃政府一诞生，立即宣布降低物价，废除苛捐杂税，土布每尺由原来的六百文铜币降为三百文，玉米每升由原来的八百文降为四百文。接着李干之，杨少康，熊占希，郎裕良，谭宗禄，钟善等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济贫，首先打了双流坝的土豪吴耀廷，开了他的仓，吴真算得富有，除了储谷外，银元、铜板、鸦片和厚朴等名贵药

材也用仓装，无法说清其数目。接着打漩石沟的唐麻子，开了他的仓，在三树，没收了郎瑞丰，张淑尧等的租谷。三树的群众都去背了谷子的。苏维埃政府把没收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还发了土地证，贫苦农民极为高兴。

四、红军主动转移与敌人残酷的镇压

二路红军自进入丰石边区以来，经大小战斗数十余次，英勇奋战，捷报频传，沉重地打击了豪绅团阀，但终因战斗不停，耗费的子弹太多，而又得不到补给。伤员也一天天增多，而又得不到较好的治疗。敌人虽然多次失败，但仍很强大，它们恃优势的装备和兵力，倾巢出动，不断地对苏区组织围剿，以大月坝的郎瑞丰为首，联合长坡岭的张叔尧，江池的郎子贤，观音寺的冉竹堂、火烧岩的王明安，丰村的郎玉焕、三星的牟承久，郎子英等团防势力约二、三千人，进剿太平坝。红军虽进行了英勇地抵抗，并取得了一些胜利，终因寡不敌众，只好突围退出太平坝。其中一路由李干之带领沿坝洲坝、吉兴场、十字路，在碾盘山作好埋伏，待敌进入谷地打败敌人，但叛徒周登禄指使其义子熊在友，带着敌人断了红军的后路，使红军受到包围，仓促进行了抵抗，伤亡太大，子弹耗尽，被迫烧了旗帜，解散了队伍。另一部份红军，从梨地坪到狗子水，进行了休整，筹备了军响和弹药，于闰六月初九离开了狗子水，经三建龙河到大柴垭，与郎瑞丰的团防兵打了一仗，损失惨重，继而转到沱田、湾柏树一带，又与当地团防遭迂，红军继续失利。红军到落阴坝，又迂到了被团防利用的丰都八德会的攻击，损失很大。特别是石柱前去参加的红军战士，牺牲的人更多。红军被迫

折回沱田，休息了一天，经过三天的急行军，于闰六月十五日到了石柱的鱼池坝，被石家坝的团防王家太的团防部队打垮，红军败走奉命解散了部队。

红军一离开太平坝，地主豪绅就反攻倒算。他们千方百计地对革命群众进行报复，地主何安国、谭片言、徐立武等勾结郎瑞丰、张叔尧去清乡，一天要清查两三次，大肆捕人杀人，打得鸡犬不宁。闰六月十九日，叛徒严中泽探得苏维埃主席吴吉山在家，当晚就带着土豪曹哲人等团防兵百余人，围攻了吴吉山的住宅，当时吴吉山家有杨忠国、唐世才、任正成、任正武、谢国于、谢国宾、肖吉武、冉崇成等三十余人，但只有一支枪。发现了敌人，大都跳楼跑脱。吴吉山从大门出来，被吴玉来用马刀砍死，杨忠国、唐世才从后门出去，被敌人捉住，也被杀害，第二天将其头在太平坝街上悬着示众。

熊占希一家死得很惨，其父熊廷举被熊良臣清查时用板凳打晕，苏醒后又被吊打，父熊隆飞被叛徒杨少奎、孙中地出卖。张叔尧将她捉去吊鸭儿扑水，背磨磴等，受尽了种种酷刑，但她死不屈服，释放出来后到处流浪，她仍然坚持斗争。郎裕良派她去侦察熊良臣的行踪，当晚带二十余人，到熊宅将熊良臣处决，其姐熊隆高也隐居山中，熊占希自己跑出去后，至今下落不明。

杨少康在红军失败后，逃进丰都，被敌人捉住，关进监狱，后解送回石柱，被反动政府枪杀了。郎瑞丰捉去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共数十人，冉崇山亲眼看见一天绑出数十人，当时就杀了唐海云，唐世元等九人。所杀的人，头全都被砍下来，未被杀刘光华，谢国宾、谢国于，陈玉山，任

正武，何老久等都被勒索得倾家破产，杨述被熊良臣骗到张叔尧处，施以背火背兜，结木脑壳，锁饭食骨，钉美人桩等酷刑，整得死去活来，最后绑在墓前杀来祭坟。唐代如的父亲被张叔尧捉去索去了他开的一个铁厂。周化成清乡时，张叔尧又将他捉去吊打，后来，郎瑞丰派叛徒王雄臣再次将他捉去受刑，然后在送石柱途中杀害。此外被杀的骨干还有陈永万、刘轻佐、秦会峰、秦笃恒，何安然、陈会甫、秦永都等人。敌人将刘轻佐杀害后，将内脏都挖了，真是残忍至极。三树长坡一带的党和红军总负责人李干云，于红军失败后逃跑出去，至今杳无音信，建国后有人在济南见到过他，但未问明通讯地址，现仍不知下落。

陈兰亭经历片段

王学臣

青年时期陈兰亭当过赖时候（光棍无赖），唱过川戏，爱美色、厚味，吃漂烟，嗜赌博、晚睡迟起，是有名的袍哥大爷，性情豪爽，生活阔绰，长于应付拜把兄弟，江湖上称他很义气。

〔发展史〕 陈兰亭广交游，常到石柱洋渡溪陈大爷家作客，有一天，听说有北洋军运枪船一隻靠岸，船上只有两个大汉，陈灵机一动，带弟兄到江边欢迎，大汉一人持枪上岸到茶馆喝茶，对坐片刻，假装乡下人，问枪上机柄是什么东西？大汉不疑有它，笑对陈说：“这个玩意是放子弹的机器，只要用右手食指扣动扳机，子弹就会飞去打人。”陈故作惊异状说，“你可以给我见识见识么？”大汉居然把枪交给陈，陈当时把大汉打死，急忙带领弟兄冲上运枪船上，将另一大汉解决。几十支步枪全部被拿走。陈把枪支分发弟兄，成立队伍，称霸一方，自封连长。陈在四川防区内战时期，逐渐扩大队伍，他被招安后，数易其主，先后充当杨森、熊克武、刘湘的部下。伪中央军入川后，陈被改编为国民党163师，解放战争时期，襄樊战役时，被解放军打垮。陈收集残部补充兵员，成立234师，由团长冉良臣充任师长，陈被派充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边区正主任孙元良）。

〔历经波折〕 陈兰亭出身绿林，虽说当过边防军司令，